

鄒忠介公奏疏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三

吉水 鄒元

毘陵 王章

上虞 倪元璐

全較

金壇 周銓

雲間 陳子龍

候官 林銓評閱

天恩俯容休致疏

時刑部郎中陞大理寺卿

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繇萬曆五年進士

荷國作養之恩，四十四年，中間進還郡署一
十六年，棲遲田賦，二十八年，臣少而用罔老
而還思，無足以當驅使，自安蹇劣，已絕世途
之想，日爲待盡之計，不意

先皇帝特賜簡用，此如天如地之仁，臣齎粉此
身，何能爲報，且一月內，先皇帝諸大政，媿美
堯舜，上符

列祖，海宇歌舞，臣亦歌舞，方欲彈冠覲日月光
而忽聞先皇報，臣仰天踟地，無淚可揮，恭逢

皇上御極、此乾坤何等時、豈臣子計身名自便之日、惟是臣自秋來、惡瘡發背、呻吟牀褥者五十餘日、幸叨生全、元氣未復、奄奄殘息、難於遠馳、卽臣無病、年已七十、令甲昭然、亦非臣旅進闕廷之時也、伏乞勅下吏部、查臣別無矯飾、覆議生請、容臣或以原職、或以新銜致仕、臣在田野、焚香祝頌

聖壽萬年、國祚無疆、如是而已矣、受國隆恩、生不能報、來世銜結、萬不敢負、臣無任瞻天仰

聖侯命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鄒元標忠讜素著乃先帝簡用著遵旨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國事甚危敬陳膚見疏

時刑部侍郎

臣趨朝行至山東有言遼事急者臣心憂之
行至前途聞遼已陷同里遂有尼臣於道者
臣笑而不應臣以身殉國故兼程而至至則
舉國皇皇人言甚具臣雖至愚至腐敢不避
迂陋敬以膚見上請臣謂今日國事皆二十
年醞釀所致也往者不以進賢推賢爲事以
錮賢逐賢爲第一義遞相祖述言臣不以公
心虚心爲事而以分門割戶共爲衣鉢奈之

天下事壞
在分門別
戶錮賢逐
賢說者甚

多卒不能
破此局面
奈何奈何

和衷二字
今日尤難

何朝不多事。其究也。大臣已死。者。恩賁泉壤。諸人存者。談笑林臬。落得臣等與諸臣共憂共危。何濟于事。臣謂今日急務。惟在朝廷和衷而已。庶民之家。厥主孤立。其家督杜門憂勤。一心撐持門戶。不數年。家日放盛。外侮寧息。

皇上初登寶極。何以異此。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此必然之理。所以不和者何。論事論人。各有偏見。偏因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

天下萬世
兩語剴切
之極

有人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此不和之流
弊也。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爭
如虎者。爲國也。不失和氣。幾于無我矣。今論
一人。當惟公惟平。無遽搖筆端。論一事。須懲
前慮後。無輕試耳根。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
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未嘗不平。風波未嘗
不息。一國享寧謐清淨之福。願諸臣深維之
也。臣意急在用人。各處添設巡撫。諸臣言之
矣。然臣所知者。如涂宗濬不動聲色。功在邊

鄉忠介公奏疏

卷三

四

長陽水鏡
指掌

塞李邦華赤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舉之
矣、熊明遇、劉憲寵、陳大受、周起元、一時偉望、
今已推墜、臣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
蛟、邃學沉機、通政司吳逢可、端簡純誠、大理
寺丞俞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劉曰梧、剛
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節宏猷、太僕少
卿周汝登、學明正宗、光祿少卿蔡獻臣、冲襟
實學、副使馬益禎、澄清志酬、布政蕭近高、恬
約自如、宜在左右、以借前籌、此外如磊磊落

落慷慨力能任事之岳元聲曉暢軍務之申
用懋老練壯猷平生未竟之李瑄可備緩急
此臣所知者他未知有諸臣各舉所知在用人
急矣不大破常格謫謫拘拘欲豪傑我用
不可得也

世宗朝以魏學曾繇光祿少卿徑推遼撫十年
甲第爲開府者比比也破格要矣然又當存
愛惜推轂之意馬或奔蹏而至千里出資俗
而立功名取其來不必追其往斯馳之士在

御之而已。若既用之而復索癡求疵，何人無短。何玉無瑕。况此時得一濟世士。如荒年嘉穀。爲天下用之。惜之而已。而最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著。順永保河。真順廣太八府。請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其去神京近。計道里遠近。剖符與之。約聞警如期而至。統兵山東。則以董可威杜象式督促至。內八府。則以李思季督促至。山西則以李植督促至。臨以郡縣方面功大者。縣陞京堂。方

面陞巡撫、巡撫有功者、許以通侯之爵、不斬
爵祿、人主所與共天下、以激世勵世之具也。
賞旣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謀國哉、必有超距
而踵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環而攻
之、令彼隻輪不返、

皇上高拱聽凱歌、何疑、臣昨過青州、見守臣魏
濬、知府柴應賓、知縣胡良機、所練兵、可當國
家一隊、入三輔地、遇諸父老子弟、語以我

祖宗仁漸義摩、二百餘年禮樂文物之區、豈可

馬戶若不
其言乃是
西非大患
公難破後
終莫能恤
之惜哉

淪于戎夷。一旦都門有警。宜各舍身來衛。衛國所以衛身。衛身所以衛天下。衆皆唯唯。臣復覩山東。自四十三年飢荒。至今數年。如牛運馬。運海運。又起遼餉。又疲驛遞馬戶。不勝其苦。至有鬻子女應差者。有泥垣走者。人人泣楚。若不大加賑恤。以安葺其黨。與大增馬價。卽本處撫按郡縣。萬分苦心。亦難回元氣于大病之後。此難言矣。山東畿輔。皆陛下肘腋。肘腋固而後身體康強。臣愚謂兩省

遼餉宜減一年，不然，或半減，或差次，國家無損毫毛，兩省受如天之福。至于馬戶倍加優恤，增價以酬，兩省歡若更生，其不鼓舞祝堯天舜日者，必無是事也。臣目擊最真，心腸最苦，敢一及之，惟

陛下下一畱神省擇，臣愚幸甚。臣老且盡，豈復有世間念，爲國爲民，情不容已矣。

天啓元年四月十四日奉

聖旨，鄒元標懷忠入告，所奏各款，卽與議行。該

部知道

續陳末議疏

時刑部侍郎

臣自癸巳歸里、灰心稿形、坐以待盡、一旦辱
光宗皇帝、起臣大理卿、十二月又蒙

陛下陞臣刑部右侍郎、不次之恩、如天如地、不
世之遇、似夢似想、臣卽千死萬死、何能答天
恩萬分之一、臣先是聞

陛下以起廢遺餉二事、下廷臣議、臣恨未羽翰
白日、奉佐廷議、然臣入朝、有見與言不盡、上

負

真大臣之
心眞長者
之言

陛下下羞艸菜敬以田間習見聞者條呈上覽
臣久負浮名全無沉修起家之日卽默默矢
天此行有名相有家念不培植人才護國元
氣爲國陳小民疾苦者如日臣今此疏議正
踐此數語非有奇策異見總之不離人情物
理惟

陛下勅下該部酌議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衷
雖熱臣心甚虛不敢以垂老之人以難行事
也臣具諸議如左

拔茅末議

聖人繫泰之初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子繫之曰茅爲物薄用可重也慎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古人惓惓係泰之殷如此冢臣簡拔臺省搜羅諸公卿揚摧亦旣盡矣而猶有未盡者冢臣如不得已誠慎之也察其故曰月且未一夫月且能觀人不能盡人先聖謂善者好不善者惡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鄉不皆善人仁者彼之其所賤惡而碎未可盡

道學長老
矢口吐辭
自具休休
有容氣象

信也。得無以年邁不堪使乎。人才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衆短以成。長正。大臣事我爲紅爐。是鐵可鑄。我如太虛。凡鳥可飛。臣真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願名碩盡融。先入無以掄才地。作選佛場。世之不甘老歿。下者誰不如我。而令老歿。下非仁者。事得無以少年性氣。尚未磨礪。左足入朝。必致多事。不知多事爲少年亦非佳話。三十年飽歷風霜。猶曉曉然。此必純。

任血氣者則然。臨老血氣衰矣。山空木落。天
根見矣。我用之仍作故態。則另有公論在。泰
之二爻。卽曰包荒。無所不包也。馮河者。言勇
于斷也。臣拭目以俟。

闡幽末議

人在蓋載中。亭亭表表。炤以日月。澤以霜露。
秉靈睿。墮地來。必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之
氣。生前順遂者。歿無遺憾。其有志在謀國。遭
世忌嫉。逐而歿者。有力擔疆場。見有未周不

不掩功不
沒善深情

熾婉哽咽
痛傷或者
有知當稽
顙以謝

得志而死者雖有遇不遇總之皆盡臣也而其一生英雄磊砢之氣手埽攬槍之略猶可想見。倘在今日濟濟彈冠今乃爲泉下人。九招誰賦長夜漫漫臣一念之神骨悽楚。記臣在田間夜臥小榻夢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石星者再遇一招提上下磴道始而訴其衷曲既而峨冠博帶臣請曰公何冠帶曰上宥我矣諸臣英爽諒有同然。

陛下麗日當天萬彙畢炤諸臣不得彰顯他日

雖有大利大害，誰復爲國家廷諍者？巨艱巨患，誰復爲借籌者？故我

列祖朝時，用此道。時而雷霆，時而雨露，用能順天休命。

陛下亦嘗允諸臣請下部臣，部臣請下諸郡國。夫郡國嗜善慕義者衆，亦有以無當沉閣者。諸臣子孫多貧乏不振，雖有孝子慈孫之念，恐難勝文移查駁之費。謀諸野，何如謀諸朝。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回春矣。

今之遠餉
不但再加
而又繼之
勦練二餉
小民身家
已難問矣
可能保其
兩不受楚
乎

易之道在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往者彰。來者
察。微者顯。幽者闡。無有遠近幽深。一旦光華。
臣願有請。
遼餉末議。

頻年奴酋爲難。征餉爲苦。未有如再加之苦。
處處剝皮。人人吮髓。有司焦勞于上。里巷嗷
嗷於下。糧十石以上者。猶可。糧止一石數斗。
旱乾水溢外。尚不足供正稅。且有虛糧虛丁。
祖戶相傳。無人承頂。他里他甲代賠者。可念。

也。奈之何。民不歿徙。各兵各役。工食摩肩擊
轂。旦夕不得休息。人日不過一分。將使父母
兄弟妻子。共填溝壑乎。泣而訴。踵相屬者。可
憐也。諸臣以國之苦爲苦。未暇爲小民計。小
民以身家計爲計。何知爲國計。兩不相謀。宜
兩受楚。然民爲邦本。鴻雁嗷嗷。可懼也。議者
謂當復稅。蓋謂商賈多擁雄資。取百之一。抽
毛於羶。取窮民。是求鐵於針也。豈不洋洋足
聽。顧二十年海內翹勤者。在罷稅一事。今

神宗

光宗及我

陛下慨然下明詔。深山窮谷。歡然更生。一旦復行。先帝與

陛下明詔謂何。難言一。開求出浣稅之門。難言二。海濤拍天。賈客帆檣。多莖魚腹。難言三。願諸臣熟計之也。臣以爲西江苦此。而山東各州縣。苦與西江同。山東四十三年始。如水。如旱。如蝗。竭力愛養。始得回生。山東如此。環海

外可知。願計臣早爲區處。或九邊巡撫。各處巡鹽。助一年公費。或各處土司。各倡義助。環海宇如生之日。

理財末議

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爲第一義。衆皆譏之。不知此迂儒見地。軍國大事。自九夷欵塞。財在外夷。無復流轉。今爲奴酋事。司農頭鬚爲白。無門可控。獨是加賦一事。不可長恃。年年遼事不寧。年年加賦。奴酋未入中國。中國

先受困矣。此自困之道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爲富強。今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田三事。

屯田

叅議吳撫謙言之詳，可試也。今議屯田者，其說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鎮臣親審而心計之。有曰清屯田者，夫屯田何易清也。臣親見上司委一官躬勘屯田，官臨田而勘，奸軍以民爲屯，以屯爲民，官唯唯不知所辯，臣竊笑之。

得清屯方
祭

臣謂國初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真田衛官與軍未有不知惟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田無不清其有能清出數百畝者或于原官量陞一級或屯田不清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真數十之九本地方官無以故事應之乃真正體國者此臣愚真見也

鹽法

今動稱虧額何以故總繇巡鹽不得其人故

耳。臣所見聞，如喬應甲、龍遇奇、孫之益，其選也。國家欲鹽法之永無弊，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則諸臣人人奮勵，卽老臺臣亦可差，不得以此作中差。國課不充，未之有也。至如龍遇奇、巡三秦、巡維揚、濯濯皜皜，清時孤鳳，以勞抵家而終，不一行贈恤典，勞臣解體，飲恨何極。况在事俸已滿矣，司國計者何如計焉。

水田

如徐貞明潞水客談出今西北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時不宜行之太驟故芻囂四起今宜付之有司以漸而行人孰不欲開粒食之源令汗萊不闕也舍此三項言理財卽桑孔無能籌矣

振武策議

今日奴酋作難說者曰奴酋強臣謂非奴酋強中國弱也又曰滿一萬不可敵盲史不足

信也。倘不敵我。

太祖何以驅馳中原。奴酋何以安置窮塞。

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此在金幼
孜從北征錄。可查也。臣謂非不可敵。中國之
失筭也。何謂失筭。兵法百里趨利。蹶上將。深
入奴巢。皆自坐敗局。奈何不敗。臨敵易將。兵
家所忌。彼着着勝筭。此着着敗道。取困固宜。
臣又以知酋之無能爲也。來也。炒米而來。破
開原挑米而歸。無能爲者一。天道神明。

此文臣最
難得

好生殺我中國人民以澤量諸人冥冥鬱鬱
其必助我天朝殲此虜無疑無能爲者二兵
法忌盈忌滿因盈矣滿矣無可加矣倘來以
官兵守內勤王兵護外必令隻輪不返

陛下高拱于上聽凱歌聲臣等效死守于下萬
無足憂也說者又曰無將臣謂非無將無將
將者將不在武臣而在文臣臣結髮登朝五
十年間聞士夫推有逸才者先時如少保羅
通不可得已近如毛伯溫楊博譚綸王崇古

又近如顧養謙、葉夢熊、萬世德、梅國楨、三四人、火器弓矢、能自操作。今士大夫、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卽有談者、又衆咻之。其人多跼蹐不羈、又過求之。武何繇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諸臣、時各從曠野、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士、亦各結社角執、文而文、武而武、

陛下擇日大閱、各科道部屬、須報名百人、射者賞、中多者優擢、大破常格、朝中如是、各邊如

是。奴酋聞之。必且胆落。以我素所酣習。

臣。彈壓其上。武將自然挺出。鼓宮宮應。鼓商商應。是在今日一振拔間。數百年社稷全盛。今日猶不自振拔。徒取文墨議論。奈之何不弱且靡也。易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今坎坎矣。險矣。枕矣。不自振拔。其入于坎窞。何疑。

驛遞末議。

驛遞之苦。自昔爲然。于今彌盛。前者鑛稅役。

興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是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爲家庭飽奴僕，不復爲朝廷恤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百名，日停輶征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每年額設工食，半在士縉家。奴華衣上去，不賢者不足責。間有游心濶大，不加簡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覩驛傳道，如范涑，如姜士昌，過客知傲小民蒙休，今不一大懲劓，許驛傳道查有折。

乾用夫馬過五十名者、每年密報部院、令人知其廉兢、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有能如范涑上疏力叅者、吏部查其人優處、庶幾可挽、諸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刻奉聖旨嚴禁折乾、夫過五十名以上、馬過十五匹以上、許令納銀本地方、自僱夫馬、年年報積、過驛遞銀若干、彙解京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御恩
保泰末議

其一在簡

天生

陛下清明在躬，端軌示則，穆清于上，臣子亦當洗心奉公，肅清于下，共成一段清明盛事，庶幾流光史乘，臣在田間，覩繁文日盛，真意日衰，心甚厭之，自都門歸者，未有不道垂橐而返，不但垂橐，且負債，其原皆起於雄繁之司，一倡百和，汗濁難言，彼不過欲陪奉一世歡

顏而已、面則心非、退則口鄙、歸而剝小民脂膏以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諸臣入都、寧獨無家念乎、先是非無禮儀也者、不過稱情而止、今二十年、視前二十年、亦大相懸殊、總繇交道接禮之說、誣之也、萬章嚴小、不如孟子濶大、濶大流禍更深、嚴小庶幾寡過、臣願以簡靖之說、與同朝共相交勉、都門者四方之表則也、都門肅清、則繇此而各省無不肅清、今天下民財盡矣、臣等不為提唱、上負

明君下負所學，口堯舜而心盜跖，臣亦不爲也。

其二在儉。

夫臣子不清正，豈樂與同濁？都門米珠薪桂，窮措大當之良難。總繇繁禮，緝儀宴會往來，所費不貲，只得安心逐隊。苟且隨緣，曰吾不與世閥，既不與世閥，昂昂丈夫之身，與塵緣共汨沒矣。諸臣中，惟初入館刑部大理寺評博中行，自甘冷局，人亦以冷局目之。此臣南

北所親嘗者。若志士不自作主宰。亦向繁華中走。是自小也。臣親見先臣孟秋楊植束馬糞爲薪。此亦人臣也。朋友以折柬相遺。亦古道也。今彼此往來。金輝朱映。所不敢加之。

上者。臣子通相往來。非僭則瀆。新進小生。亦竭蹶遍借。以陪奉世界。不可令古道先生見矣。酒以合歡。日日宴客。果先憂後樂乎。抑泛交乎。今日當憂矣。非金卮破愁顏時。一宴費數日之俸。不得不苟取以供衆人之歡。信及至。

此想諸臣亦彼此厭之矣。臣願諸臣減茲無費。共安澹泊。澹泊則心清。心清則可以軒然無一生無所求於世矣。儉而後能簡。不儉未有能簡者也。

其三在和

吾夫子一生太和元氣。和曰達道。邦家必達。信自和始。人身一毫乖戾之氣。與造化相流通。惡可不慎。前數年諸臣和乎。不和乎。護門戶如護金湯。入門之內者加之膝。在門之外

者墜之淵。如年例。如考察。皆自意念一偏。流於過不自知矣。普天之下。均王之臣。萍水相遭。聯裾而列。何同何異。何親何疎。先正云。大者爲卿相。次亦不失爲方面。一言不合。必欲錮之終身。曠鳴鸞。張光房。濮中玉等。註選已定。必欲黜其異已。令廉臣貞臣短氣。不知同己者。不過借徑以進。而心隱隱知其無當。先復爲安身計。時移事改。抱琴過別船矣。今之所是。安知不爲後日之非。後日之非。安知不

烽燧自起
干戈自尋
正是今日
世界讀至
此段不怪
然悟幡然

爲今日之是。諸臣未之思也。人退居林下。惟
歿而已。斧斤加於林木。此何爲也。倘當時有
以和字進諸臣。諸臣未必不爲轉念。奈悠悠
世路。聽其自風自波。或飄或搖。至今惜之。易
之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於門。止
曰無咎。惟同人于野。始曰亨。始得利涉大川。
利涉大川者。遭時之難也。今何等時。惟有和
心以回天意。以迓天庥。若復尋戈矛於國中。
奈何不起烽燧于塞上。此和之一字。今鑒往

改者殆喪
心爾

昭來之對瘳劑也。

其四在厚。

易之坤曰，厚德載物，天之體清，地之體厚，厚所以承天也。舍載物，厚亦無自見。物孰有大於人臣，人臣羣倫之宗也。有生者，有往生者，生品如十年不調太僕少卿，一生自如之葉茂木，力障狂瀾，進賢黜姦之趙南星，恬約邃學三十餘年大行之高攀龍，有白華濯濯，天真自如之安希范，有簞瓢陋巷，樂道安貧之

劉宗周有屢進危言，磊磊落落之岳元聲，有主事數月，卽錮之丁元薦，賀煊，此皆國之名賢也。啓事遲遲，物望謂何。往生之品，則有澄清三楚，一歿報國之馮應京，則有進賢爲任，不涅不緇之王敎，孟化鯉，此諸臣者，顧憲成，鄒觀光，輩中人。談之髮豎，念之涕零，幽微不闡，國典無光，則有英風壯氣，昌言去國之羅大紘，則有四箴效忠之雒于仁，則有力排並封，心行雙清，光祿少卿之涂杰，王學曾，朱維

京陳尚象、王如堅，則有慕義扶正之侍御。何
選、給諫顏文選、楊文煥，則又有倡道東南、順
事沒寧、故名諫之張棟、名侍御之錢一本、故
叅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于孔兼、故主事之
諸壽賢、薛敷、教生爲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
錄、重泉永閔、若復再加磨勘、日月遷延、雌黃
雜出、諸臣不負國、國負諸臣。尚論者有餘思
焉。俯仰昔人、君享得士之報、惟在厚恤臣下、
存其生、恤其死、如地之無所不載、此盛世事

愚于任事
四字拈出
果明苦心
台揚南容
杞說之論
足見人心
之不死也

也惟

陛下力行之。臣又惟前所語者。郎署小臣也。有
隻身當關儲餉。俾虜不得逞之。魏學曾其功
不在葉夢熊梅國楨下。不得世廕。公論謂何。
則有愚于任事之石星。彼其念欲求和。不過
爲國計一跌。而身歿。國妻孥戍嶺。表足贖
矣。生平以身殉國力。復寧夏功在學曾。夢熊
上也。加之罪。旣足以寒樞臣之膽。念其素亦
足以慰幽貞之魂。則有以緬事遣戍之李材。

夙負雄韜業廓清于嶺表乃以人一言錮之重獄戍之七閩其戍也

先帝已憐其枉而勇于任道臣老而壯之不一體恤斯道無光則又有以播事孤忠被冤之艾穆江東之地之厚也無所不厚諸臣有一長者記其功不記其過如地之無不持載是在培國體者留意耳

右以上諸議臣方弛擔入國門感時觸目篝燈而書臣未閱全報或諸臣已言不知其爲

重復或諸臣所未言不知其爲獨創一腔血
誠救鬪者不修容勢使之然亦臣區區犬馬
之忱其人與事未必皆當衆心然時迫國危
一壺千金緣臣年老志惟取人之長忘人之
短樂人之善略人之過倘涓滴有補臣寸心
始慰也。

天啓元年四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續陳諸款具見有用實學該部一併議
行

乞嚴明振作以救臨危疏

時刑部侍郎

臣讀易曰剝牀以膚。子繫之曰。切近災者也。災曰切近。三尺童子亦且知作何幹濟。堂堂中國。闔城生命。何啻數百萬。衣冠禮樂。培之祖宗列聖者。何啻數百年。今一旦將爲腥氣所浸。猶不大加挺奮。其不至俛首爲犬羊者無幾。其最可憂者。人一段柔懦不振之氣。積習難挽。如三侍郎熊廷弼。業有優詔。杳無消息。英雄之氣安在。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數月

不至急君之義安在。三臣中夜深思君負臣
乎。臣負君乎。必有怛然不安于心者。公侯駙
馬伯國同休戚。數百年紆玉拖紫。未聞其聚
首揚摧。何以聚兵。何以應敵。問之。則曰家事
蕭索。謀生不暇。不知今日不出身報國。後亦
無生可謀矣。人最親者。父母兄弟妻子。酋一
至城下。父母兄弟妻子。各不相保。今不自圖
聯絡里閭。大起雄風。滅此醜虜。後卽有血可
灑。無淚可揮矣。滿城士縉軍衛諸生。素封家。

宜各自爲保。今悠悠然如燕雀處堂。士縉諸
生中。豈無父母兄弟妻子。無祖宗墳墓。無鄉
里親知乎。今宜亟長思矣。闔城中可執爨者。
計可百萬人。百萬人。人人一心。子弟衛父兄。
手足捍頭目。庶幾救保此都城。倘猶存一毫
柔靡之氣。斷送孤城。置君父何地。寸斬不足
以謝君父。臣念至此。腸夜九迴。臣本廢人。屏
足山中。三十年別無外慕。一旦觀光而來。至
都城纔十日耳。光景愁感。人心渙散。接諸大

時事孔急
滿腔憤懣
一氣說出
字字逼切

謹言

臣各有本末。深爲慶幸。顧當太平之世。濟濟名臣。今當多難之日。其胸襟其作用。又當開萬古之眼。如用人。如理財。在尋常謹條式。固鎖鑰。則可。今官要人。做錢要人。用之時。非拘拘循循時也。素位而行。職思其居。平素可。今則不可。被髮纓冠之時。非折衝尊俎時矣。宜合各部院爲一部。并各部院爲一心。同舟共濟。城內城外。何以布置。後先緩急。何以劑量。其可以領兵固城。其可以領兵接戰。各舉所

知肘腋何以賑恤。援兵何以接濟。卽萬分整頓。猶愁紆緩。乃言者諄諄。行者悠悠。倘酋至郊。堦危急存亡。在轉瞬間矣。人心一奮。則河山震動。酋奴奪魄。惟

陛下勅大小臣工。共圖之。亟圖之。不然。身不足以膏斧。鉞血不足以灑飛塵。臣自恨骨相乖蹇。未從容逢太平之盛。而皇皇講邊難之略。仰瞻四極。蹙蹙靡騁。臣無任瞻天俟命之至。天啓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各官屢旨嚴催偃臥家居全
然不知君臣大義該部仍馬上差官守催如
再稽延國法不宥

直陳當日公議情形疏

刑部侍郎

頃東事洶洶、有言該用原任漕撫李三才者、
臺省有言當用者、翰林學士公鼐亦言之、吏
部尚書周嘉謨聞而曰、只要科道無異議、我
用何難、既而聚于左角、以簿令臺省書與題
者、及不與題者、各摠所見、臺省始而言當用
者、盡皆異指、諸部卿書曰、從衆、復苦促臣書、
臣直告諸臣曰、臣甲申官南都時、與原任都
御史魏允貞、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化

龍及李三才朝夕相處，顧臣局曲褊小，南北風烟，久不相通，乃有借臣以攻三才，今復欲臣書不與，臣心不安，明明說破，別無兩端，諸臣所共聞也。臣熟思之，其用也以救燃眉，是在諸臣，其不用也以需論定，亦在諸臣，臣何敢必，遂書無必二字，一切意外不計矣。退而有謂臣違衆者，臣語之云：是亦從衆遺意，令我老而屈曲，回心易面，則我何敢率我真性，完我赤衷足矣。近覩科臣汪慶伯疏末偶及

未指臣名、意固有在、朝廷衣冠萃止、非斥人之地、大臣比肩事主、臣非可斥之入、同寅論事、頃篋迭奏、唯唯否否、從古已然、亦來點綴、兩俱不受、鸞輅雍雍、臣竊有志、念臣少而用罔、浪得浮名、思惟有刻落名相、獨歸真寔、以還造化、常自考久住田間、只曉得一箇惻隱之心、充得惻隱之心、故不樂聞人過、臣前疏已言之矣、且大臣老臣言、臣各自有體、英風磊落、此言臣事、大臣老臣、非甚大關係、惟有

培養元氣一着蓋

主上冲年、培養君德、有講幄在、崇正禦邪、有臺諫在、諸大臣協恭和衷、

主上獨斷總攬、治平有日、不必汲汲、此臣之迂見、宜知之者鮮也、臣又思一李三才也、用則用、不用則不用、瞋目語難、令彼而白首田間、三才便宜事、臣兩疏中、未嘗及三才一字、亦懼長鬪爭、臣心可鏡矣、臣雖無心、付之廓然、聞者有意、共相愕然、夫事端尋之、卽有蹄

涔便起風波息之全無浮雲亦是青天臣老
且病惟有一去以明不負伏乞勅下吏部俟
臣供熟審之役後容臣早歸田里臣沒齒無
憾不勝感戴矣

天啓元年五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鄒元標心跡自明不必置
辯

敬陳大獄情繇疏

刑部侍郎

先是左僉都御史王德完、敬陳三策、內有決大獄一欵、意勅法以彰國憲、以惕人心、茲奉聖旨、楊鎬、李如楨、原俟徐議、今旣如此說、准從寬議、欽此、臣讀至此曰、

陛下真得中孚議獄緩死之意、仁君如此、昆蟲艸木、將來無不在春臺化育中、臣等因得以不溺于職事、踊躍歡喜、更復何說、惟是中外人情洶洶、謂臣等法官也、執之而已、孟氏名

言臣等豈宜勦法。允宜執奏。其語李如楨也。
曰劉係扳案方新。奸宄密黨遍布。當歿一韓
宗功。係其至戚。走入奴酋。爲禍叵測。宜斷其
根株。當歿二。遼東

祖宗疆土。一門父子兄弟。剝削各衛官。如掌印
如生辰。如節且。衛所各官。無不揭債。剝軍從
事。至令遼陽家家罄空。人人思亂。當歿三。自
李氏封伯來。交結中朝。蔑視士大夫。臺省諸
臣。無不發其跋扈。諸臣言方脫口。被其陰計。

落職不復。陽者如李瑄、如馮景隆、如張鼎思、不可數計。當歿四。從李氏起家。金貂滿座。炎、炎隆隆。何功堪受。當歿五。諸撫臣至其地。與之異指者。輒以兵事挑之去。當歿六。身在縲紲。家丁擁衛。意欲何爲。當歿七。

陛下雖寬仁如天。如楨當自爲計矣。至于楊鎬。臣部司有言。其與律例不合者。有謂其不宜聽人言。致三路兵肝腦塗地者。有謂其一紙馬上催促進兵者。尚有人有謂其壞遠事者。

刻
自郭光復始。如張濤、如李維翰、周永春等，不獨鎬一人。死者宜加究奪，生者宜加逮問。始足服楊鎬心者，似合。

陛下徐議之旨。夫法之所在，天子不得私其臣，子不得私其父，士大夫不得私其友，如金之堅。如四時之序，期於必行。

聖旨一布，爭相揣摩，以爲何從得此。臣謂盧受謝事，諸內臣受事方新，卽凜凜洗心奉公，猶懼干憲紀，未必若是愚矣。臣爲

陛下守法、熱審伊邇、聖神在宥、苟可爲諸囚地者、臣等當尋一條生路與之去、今如此、是使臣不得其職、如國紀何、夫士夫之筆諍、何如匹夫之真心、閭閻之斧鉞、卽是朝廷之令甲望

陛下無以臣言爲贅、臣敢昧死以聞。

天啓元年六月

日奉

聖旨朕豈不知刑獄自有法司、但王德完獨非法官、昨因朕大婚時、他每紛紛危言恐嚇不

已朕意從寬二字可安反側且偶查得李如
植父李成梁勦殺奴酋祖父今似爲奴報讐
失邊將心故因王德完奏請方令議處今據
爾等奏除扳案至戚影響未定其餘卽說是
他父兄罪過亦非一人依何律條輒云當死
爾等法官如此議罪恐亦難得無冤這所奏
楊鎬李如植旣如此說都炤舊仍俟徐議不
得再來紛擾

都門勢孤。敬陳一得疏。

刑部侍郎

近言遼事者。蒸衆矣。中間

陛下以爲可采。而衆有厭之者。臣老復不曉事。敢掉入厭棄之林。第臣聞食君祿者。憂君之憂。臣雖至愚極陋。常思國家倚遼爲左臂。今遼已陷。左臂已失。近雖言恢復。所靠者天地神靈。祖宗德澤。

陛下聰明睿知。如日初升。諸臣畢命竭慮。襄力於下。奴酋積惡貫盈。無不滅之理。是則可恃。

耳。臣嘗語於廷曰。守三岔河。廣寧。山海。此終
朝計。復遼陽。此千百年之計。額守三岔。廣寧
山海。終于神京。可慮。臣夜偶思

高祖都陪京。江左江右。淮海泰山。而四維之。稍
稍有傲。三省咄嗟響應。惟是

成祖都燕京。無一省城作鎮。爲左右臂。意當時
艸造之初。

成祖自恃神武。而

仁宗

真為可恨

宣宗守文之主。及三楊諸臣。不暇為遠謀。遂因
仍至此。臣欲請從薊遼建一省城。密以告於
兵部尚書王象乾。象乾曰。地方稍窄。臣退而
思之。貴州一彈丸地。亦建一省城。為滇黔楚
蜀轂。似未窄也。臣嘗恨前此諸臣。視遼太易。
處遼太疎。倘撫順。瀋陽。開原。鐵嶺。立四大郡。
以遼東作一省。藩臬郡縣。賁相望于遼。遼舉
動。都下得而聞之。亦不至於靜聽一撫臣。與
兩道臣。及李氏父子。捕鼠同行。大家取富貴。

飽妻孥。至國家受此無窮之禍也。言之髮上指冠。臣讀諸臣奏疏。所以爲國家綢繆者。至詳備。但言從薊遼着精神。其見良是。以臣愚見。有一省城。則敵臺屯堡。自然日積月累。喜峰桃林諸口。自然日修月築。撫臣持斧於上。方岳持憲於下。濟濟師師。未必皆瞞心欺君。顧身忘國之流。豈無一忠義者。岳峙于下。苟得其人。將故兵部尚書譚綸。總兵戚繼光。所建敵臺墩堡。循故績。直至山海。燁然改觀。固

薊遼所以固都城也。固都城所以固祖陵也。必有以費重爲言者。臣謂薊遼一固。卽西酋每年款賞內。可漸次減省。奴酋無謂不來。來而必數挫其鋒。始可奠國家磐石。形勝壯而又壯。門戶固而又固。防範密而又密。一時之費。千百年之利。願計臣從諸祖陵起念。無作寒酸態。見小利。忘大害也。此一役也。用萬金有萬金之利。用數萬金有數萬金之利。着着皆實事。步步皆實地。此可使還至而立有效。

者也。且都察院察院衙門俱已舊建，惟是都布按三司徐徐圖之，其力亦易。或又謂三巡撫在上，而各郡體統亦尊，不知巡撫彼此不相下，守體雖尊，人終易視。事體渙散，聯絡良難。總督提衡如裘舉領，如網有綱，臂指相使，犬牙相制。命之勤王則勤王，命之禦虜則禦虜。不知諸臣以爲然否。諸臣如不然，亦不必覆議。臣請畱此議，俟之異日。如往日海運水田，昔爲談資，今爲美政，必有行臣言者。此臣

因諸臣議備薊遼疏有感也。臣近覩翰林左庶子趙秉忠一揭數萬言，大都爲青州畫守土計詳悉。臣讀而嘆曰：以一郡生靈尚關念至此，都城有

聖主在上，公侯將相，卿寺臺省郎署，何等衆多，無一人言及城內布置事宜，豈視一都城不及青州，卽徐光啓所請剏敵臺，預防遠猷，尚未興工，臣默自傷心。臣請問諸臣，奴酋萬一至，城門必閉，城門閉，縱各倉可備半月米，而

煤從何入。小民不能舉火。有難言者。不可不
思也。各巡城御史宜默默料理。各城宜擇數
處備一月煤。其價借官銀數萬。他日得價可
償。此可安城中百姓之心。各城排門。何以徵
調。各巷隘口。何以堵塞。不可不熟計也。寧備
而不來。無寧來而不備。京紳亦當以此倡一
城。梓里姻婭。此臣之愚慮也。臣因是而嘆曰。
昔人云。有頗牧不能用。今始信之。少係羅通。
爲國守居庸關。居庸人祀之。禦虜功載在實

有懷拊髀
千古興嗟

可哭可哭

錄。一代奇臣。國家猶靳兩字之褒。譚綸爲國
家。壯征虜。南征倭。功在兩浙。今猶膾炙子孫
僅得一百戶。不能襲。今卽有譚綸戚繼光羅
通諸臣。亦不爲世用矣。國所以待功臣者薄
也。近時事事弛矣。人人玩矣。數十年積習。振
之不起。觸之不動。每逢

陛下臨朝。

陛下端拱於上。朝班寂寥。翰林臺省外。蕭蕭黃
髮老臣。餘如文如武諸少年。多從枕上呻吟。

舞思介公奏疏
銷隨朝米。豈在榻前臥薪嘗膽耶。可謂無人
臣禮矣。不思

陛下冲年。蚤作夜思。宵衣旰食。果何爲者。臣記
神宗朝。朝罷。月色冉冉。光分衣裾。每扞朝不到
者。有罰。今似當舉而行之。文官罰俸。武官罰
隨朝米。以肅朝綱。此臣之與時左也。臣頃覩
陛下贈孫如法。光祿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臣
捧讀曰。

陛下至仁。天覆至此。如法生前不蒙錄用。歿後

猶蒙大澤、真仁君盛事、惟是當時以言事去國、臣所題諸人、久從故紙、泉壤中沉埋、似再當差次提起、以廣皇仁、臣當時忘題者、尚有主事顧允成、一塵不染中人、馬應圖、陳嘉訓、赤貧溝壑中人、李沂、盧洪春、慨慷激烈中人、并爲上請、以俟。

陛下采擇林下有可用者、亦當錄用、臣近聞爲人波及者、如胡桂芳、如李植、如金士衡、如葛寅亮、皆濟世長才、豈宜長困林臯、如吳達可、

不知寒與
不知春何
等懸絕願
當路者看
至此念之
念之

姜士昌、安希范皆爲異時人矣。夫世有當路之臣，有失路之臣。當路臣如坐煖室，融融藹藹，不知門外寒侵骨也。失路臣如坐闇室，淒淒切切，不知庭前春幾回也。當路而不恤失路之臣，寶山空歸，諸臣子孫及幽魂，望眼穿矣。臣與諸臣同在錮籍，叨冒已過，受享踰分，千了萬了，臣再不言，他日無顏見諸臣九泉。此臣覩贈孫如法事有感也。近從山東一路來者，道驛遞之害，爲烈更甚，山東連年大旱。

小民不得耕，多以身爲夫，每日止得錢二十文，半以付長，隨免敲朴，苦飢餓，流離何安，臣頃疏有驛遞一欸，今朝覲伊邇，望

陛下勅兵部嚴爲題覆，速爲拯救，此一方窮民水火，此事不大整飭，滔滔江河，何日之有，徐州各驛已泥垣走矣，如雲南四川貴州廣西入覲郡縣各帶毒弩十張，來以自衛，去以存京，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等省各郡縣各帶硝磺百觔，在彼爲不費之惠，在此爲

燃眉一助。火器山積。急時得用。先朝有以兵
事而徵馬各省者。此特眇少費耳。勿以臣爲
小言。至于各省遼餉。雖不宜遽減。然諸小民
兵皂工食三兩六錢。扣其半。非所以安小民
在京師各衛武弁。亦當體恤。在司計者詳議
之耳。再。炤國家有任事臣。有言事臣。任事臣
艱辛萬狀。仔肩良難。言事臣思慮千端。肝腸
良苦。非任事無以開言事之端。非言事無以
堅任事之心。彼此同心。和羹相濟。成聖天子

初政。其隱其仕。各各不負。亦不媿墮地一回。
臣遐思虞廷。翁受敷施。九德咸事。曰翁受。汪
汪太虛之量。猶可想見。曰九德。中間必有矢
口陳謨者。爲一德。雖有言者。未必有德。亦未
必無德。故曰載采采。願起艸諸臣。概查臺省。
及奉

聖旨者。悉爲題覆。某可行。某不能行。明白開列。
無一概弁髦。老臣迂濶者。開旣耗之。雙眸少。
年未練者。廣却顧之。卓識廓翁受之。雅度法。

激而欲罵
矣

舞志介公奏疏
載采之芳。規臣退耕丘隴。歿無所憾矣。

天啓元年六月十二日奉

聖旨據奏感時言事具見苦心。薊遼邊鎮軍衛
捍禦。便于郡縣建省似難。輕議餘關切時務
的該部議覆

陳明法守疏

刑部侍郎

先是

陛下怒高出之全生、而妄倡棄廣寧之議、赫然
逮之、逮而付之法司、至公也、至斷也、遠近諸
臣、無不聳服、自逮後、諸臣始有言其守奉集
有勞勩、而守土責有所屬、宜比寬政、後經略
熊廷弼至、言之甚力、特疏爲

陛下乞出共事、蒙

陛下下諸臣議、頃各部院寺、齊集闕廷、諸臣皆

言經臣良苦。宜以出原官。或降一級。令之戴罪立功。議無異同。惟是臣部竊以爲不然。凡君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欲安國。在尊君。欲尊君。在行令。臣等爲

陛下行令之官。不然。

陛下赫然下逮捕之令。又忽然以衆議而輕之。一高出也。足不登司寇之堂。目未覩司寇之面。是

陛下之令不行、臣等溺其職也、語云、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人主擅生殺予奪之柄、以馭羣臣、期予必行者、君道也、人臣守隨事盡職之常、以奉之上、不敢阿私者、此臣道也、臣等何人、敢阿私以欺

陛下、敬陳情上聞、

陛下念經臣熊廷弼孤掌難拍、以高出生而賜之也、是在

陛下、則雷霆之威、雨露之仁、兩得之矣、如以爲

令不可假。威不可褻。或仍法司所議罪。俄而成獄。俄而解網。惟封疆是重。亦在

陛下。高出捐軀。當必有以報

陛下。不然。臣等三尺具在。惟

陛下財之。再炤今國家事急矣。昔之不敢欺主。樂爲主用者。畏主之威勢與法令也。今法令弛不行久矣。有一番振作。便有一番擬議。使人得逃于法。則法安所從。卽如廷弼。頌言高出之才能勤苦。故是冲襟。不没人善。鼓動豪

傑作用。然藩臬中如是才者。豈曰無人。惟在
當事虛而采之。公而用之。不患無爲國禦侮
者。至此臣等愚見也。容民蓄衆。故利用師。此
經臣事。明罰勅法。故利用獄。此臣等法司事。
言臣有口。史臣有筆。勿以臣等守法無人。臣
不勝瞻天仰聖。徼切待命之至。

天啓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覽奏。知卿等守法高出。久到法司。何不早
爲議請。適部院同辭奏上。爾部列名奉有諭。

御恩不允奏請

旨威福總在朝廷所奏知道了

熱審乞勅諸臣視事疏

刑部侍郎

臣等待罪西曹，僚長則黃克績也。頃克績疏請至再至三。

陛下昭其心跡，賜之溫諭，惓惓以熱審爲言，克績可以出矣。猶然杜門，此于大臣之義，必有不妥。且如戚臣張國紀一疏，事已下部，科臣阮大鍼疏云：須直窮到底，姦犯劉于簡一獄。臺臣梁之棟、城差且滿，不見歸結。疏云：爽鳩之署，錠署未彰國憲，所致望于臣部者，實爲

臣等官守此皆關係甚鉅非克纘一出誰爲
主臣等望克纘之宜速出也又熟審故事三
法司同事僉都御史王德完疏至八請

陛下諭畱至再至三可以出矣猶意欲堅決此
于人臣肅恭之義必有不協且二臣不過以
入言偶以公事相激耳克纘德完事兩

先帝事

陛下有年胤猷亮節白首一心誰不信之夫太
臣見地與少年自難相同而少年計日必爲

大臣始知老臣所處有苦心。有情境難語人者。二臣可忘言矣。又

神宗大祥。

光宗大事在七月八月間。二臣不一拜奠。不一執紼哭送。

二宗深仁厚澤。豈遂忘之。而甘路不敬乎。無論熟審事矣。臣等爲二臣重之。臣等又惟師出在邇。語云。師克在和。願從此諸臣惟靜惟和一德相與。以感格天心。用成丕績。周子曰。靜

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諸臣平居講貫何嘗不曰德曰道臣等願與諸臣共相圖維以臻治平

天啓元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黃克纘王德完諭畱何止再三豈得徑情瀆陳至稽國典

皇祖祥期

皇考山陵在卽堅意求去臣子分義安在着遵屢旨卽出該部知道

乞恩卽行闡幽之典疏

刑部侍郎

臣聞天下事。有談之若迂。視之若緩。而國體人心。所必不可遲可無者。則今日議恤已歿諸臣之類是也。先是光祿少卿何喬遠。具有推廣詔書以光泉壤一揭。臣等亦以此呈之閣部。閣部意亦諄諄。顧業已奉

旨。未蒙卽行。總之諸臣生前身後。無如命何。臣等心切傷之。野鹿呦呦。得一萍呼類相食。臣等彈冠食祿。不一言及野鹿不如矣。或有謂

諸臣中議論未一、越分陳乞、難塞其請、當事
遲回、良有深思、不知品陟博訪、輿論有端、
論

世廟卽位、于正德已歿、諸臣俱蒙恤錄、卽

穆廟登極、分列三等、後炤等推恩、最爲簡易、今
不過一轉念間、國體人心、頓爾昭回、亦諸臣
所樂爲也、解之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
作而百果艸木皆甲折、倘甲而未折、未足以
言大解、追憶諸臣倘在、其年其才、其學其識、

寧容多讓。臣等年過其時，位過其分，今竝立
殿陛之上，龍鍾老態，大妨賢路，而諸臣徒追
逐寒風野草，每一念及，心骨沸熱。夫沉雄果
毅之氣，結而不散，安則爲祥，爲瑞，不安則爲
厲，爲妖。故古之頌大臣者，曰變理陰陽，錄用
臣等，是扶陽教，恤錄沒臣，是扶陰教，殘紅落
葉，總屬化工。寒暄枯骨，半是英賢。旣使現在
諸臣，有目以見太平，亦不可使過去諸臣，有
鬱以干象緯，萬方瞻仰。是在今日，惟

卷之三十一
陛下勅諸臣蚤圖之。

天啓元年七月十七日奉

聖旨這議卹遷謫已故諸臣該部卽與查覆

集議遼餉以濟民水火疏

刑部侍郎

臣聞溺者望援、焚者望救、此情理所必致者。今四海之民爲遼餉坐水火中者久矣。朝中談及、無不攢眉蹙額。有謂與國運相爲消長者、有謂寧失一遼不可失天下人心者。謂遼一失、猶可復也。天下人心一失、不可追也。臣一日語于朝曰、俟戶部尚書汪應蛟至、當亟爲議處。左侍郎臧爾勸曰、民困久矣。一日不除、爲禍更烈。臣思爾勸之言、救民水火之心。

也。其必有以辦此矣。以臣微見，千思萬思，敢
熟數

陛下前，其一曰：加鹽課。民食鹽者少，食穀者衆，
一日無食則饑，數日饑而歿，未聞有不食鹽
歿者。海水所出無窮，鹽客之利亦無窮，卽量
加非過。或者謂鹽額時虧，尚堪再加。臣記丁
亥戊子年間，運使甘一驥自完正賦外，又完
上先數年逋負，又出濟東魯一省荒，又建關
數座。東魯父老現在，兵部尚書王象乾可問。

也。此亦人臣也。其二曰鑄錢。諸臣言之屢矣。言者自言止者自止。不知何意。談者謂宜在荊州鼓鑄。蓋荊州滇蜀之銅所聚。鑄易爲力。今都門錢貴極矣。不一速行。更待何時。臣記得太常卿洪文衡在南工部領銀八千鑄錢。每年省國家數十萬費。大學士李廷機心服之。現在可問。今南都郎署以爲美談。而尚書王紀首以此爲濟時第一義。所當亟行者也。其三曰稅契。往年稅契爲名耳。徽州休寧一

縣稅契相傳不可數計，多有屑越爲貴人地者，各省縣不能比休寧千百之一，亦宜如往年，屆例及時明解，無得爲奸胥侵欺。其四曰香稅，泰山太和香稅宜暫移以急國需。二省巡撫趙彥熊尚文、清貞任事，必能料理，亦神所貺也。其五曰平議，昔年各省行稅半係各縣包賠，今言復客稅恐開求出稅之端，宜令撫按行各縣，各縣同士民公議，原數若干，設法議助，無稅之名，得稅之利，此與從細民

升合起科者相去天淵其六曰衛所指揮千百戶及各土司應襲遭吏胥勒索無算三考吏辦官辦遠赴京費亦不貲宜行撫按于該省軍衛省祭土官查無違碍軍衛官預扣兩年之俸土官每名百金三考炤依原納辦數令之納銀解布政司類送免其赴京亦彼此兩濟人自樂從文書隨到隨發不必更令吏胥刁難作生涯也其七曰義助

世宗朝欲征倭溧陽史氏助銀滅倭後海瑞欲

開吳松江，史又贈銀開江，奉旨贈太僕少卿。神宗朝歛縣吳氏，助銀數十萬，一日拜中書七人，今吳越秦晉稱名閥巨商者，豈曰無人，有能做而行之。

陛下不妨以爵爵之，爵上之所與，出于口無窮。彼必有樂爲之應者。其八曰承運庫及南京十庫所藏幣帛半朽壞不堪，宜定價出與小民更易。或令作邊上和市。其九曰南北各都御史各差御史各左布政捐公費以濟燃眉。

事平卽復其十曰南京後湖每年駁語黃冊除後湖書手造冊工食外宜查助以舒公家事平卽復其十一曰各省都司有空地子粒每年備兩司見兩院時飯及進表買辦者宜查出以解民困如是或可足往年糧餉之額不必與市井細民銖銖兩兩至令彼嗷嗷終日也諸數倘不足再爲設處

陛下下尺一詔或盡除加派或除十之七是救民水火之中也雖中有不能不取之民者然

加派頭會箕歛取窮苦愁蹙之民此擇可而
取取各各有事之民願廷臣集議如有未備
不妨商確公事公言何嫌異同雖然餉既備
矣諸臣亦當念及此點點皆民間汗血閭巷
不知費幾數血淚有司不知費幾數推敲上
有青天幽有鬼神外有公論卽近日渡海求
生數臣登萊人萬口萬目不能盡掩全其生
而往。

聖主浩浩之仁舍其生而報罪臣補過之日功

無貴速成。必好謀而後成。謀無得輕戰。必固守而議戰。固多狡計。無輕信而墮其計。維經臣撫臣。同心和衷。庶幾有濟。臣嘗思國家景運。非漢唐宋可竝。臣頃登列祖陵。覩王氣鬱鬱蔥蔥。聖祖神孫。千百年靈長。未艾矧

陛下天賦聰明。睿知蒞位以來。天與人歸。山岳效靈。鬼神助順。葦爾小醜。行看掃盡。惟無急迫。但固我疆圉。待彼有釁可開。未爲晚也。此臣之愚見也。臣又有進焉。臣伏處田間久。熟

虛糧之害
于身受之
里中人破
家亡身往
往縣此閱
之不覺涕
出

知民間涼燠狀而民最苦者莫過虛糧一事。虛糧有窮民急于得銀減糧額以售者有富家收糧未盡子孫不知來繇爲祖戶所遺者有水推沙塞者。臣鄉有人烟輳集鷄犬相聞稱壯鄉者未幾爲茅屋石田矣。又嘗見人之楚之蜀之粵久而忘歸者問之以虛糧故作逋客。夫虛糧皆始于審圖時富豪爲政單門下戶仰富豪鼻息所稱允服詞者政情屈勢迫不敢不允服也。臣在里中與令臣縣者一

至哉言也

此一段是
賢臣頌亦
是勸世文

一言之如孫之益溫臯謨審圖力清此弊脫
去虛糧虛丁頗多一時民稱甦息夫此雖以
甦民也免催徵敲朴之苦實所以禪于官也
雖有禪于官公賦不損亦所以禪于國也臣
瀕行亦以此告本處郡縣各郡縣亦精心欲
爲民紓此愁城業有次第願臣省皆如臣郡
邑也願天下令皆如臣省郡邑也願天下士
紳皆如古人之心也古人之心無他奇特自
墮地來讀聖賢書受君父恩除安人安百姓

一頂進賢
冠上頭便
得志矣轉
眼消歇猶
不顧那管
澤民

別無學術。別無報稱。百姓有憂。卽爲之憂。百
姓有苦。卽爲之苦。百姓有欲處。卽爲之處。故
曰。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澤未加。民漫言得
志。此不過榮身肥家之人。未可言得。君行志
也。其究也。華田美屋。與荒田茅屋同。滄桑變
態。轉眼消爍。如之何不熟思也。臣又思文王
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四者鰥寡孤獨是也。
今爲虛糧。受楚者半。鰥寡孤獨之人。哀此斃
斃。何辜至此。爲郡邑而留心民瘼。至此者必。

爲循吏爲良吏不然必是酷吏庸吏酷吏徵收不前必至敲朴非酷如何庸吏見勢豪不敢問非庸如何撫按不留心責成郡邑以開除虛糧多寡爲殿最所稱持鉞乘驄者何事臣願

陛下勅計臣詳爲題覆無概如道臣疏令之留在部中徒令國計無處小民無告彼此報君報國在此一着諸臣無以爲泛言臣又惟今談吏治者上之重望撫按下之過望郡縣官

人人能言之。臣惟撫按尊尊。則于縣官遠邑。令勞勞。則情狀良苦。爲今日。令猶苦繁文日。盛應接不暇。惟是朝廷各處設守巡二道。曰觀察。觀者示之則也。察者察民之故也。此其于關繫良非細矣。曾見有屬吏持尺帛寸絲。登撫按之庭乎。所以望之獄時淵澄。曾見有縣官不持儀物登觀察之庭乎。生辰令節。廷實畢陳。情根欲根。遞相灌注。堂堂法司。恐一塵眯目。四方異位矣。撫按銓曹。何所憑依。良

令受其扼塞，蒼赤安所庇蔭。臣嘗言吏治惟西江可觀，而湖西又稱極盛。此外如遐陬僻壤，天高日遠，任其咆哮，勢不可問。海內如之，何不貧不徙，不怨咨也。臣束髮見知，除現任南北三四大臣外，不必言。則有知府張振之、汪可受、范濂、寶子偁、衛承芳、許孚遠、丘度伍、袁萃、彭應時、曾臬、陳以躍、賀沚、蕭廷對、鄧以誥、蔡承值、張偲、楊植，此皆清時孤鳳、琴鶴，相將之清臣也。此臣所知者，未知者，諸臣不妨

婦責守巡
亦是

再拈知諸臣雖歛雖隱齒頰猶芬使人聞之
有艷心焉。今天下嚴于責無接而寬于責守
巡所以吏治不清法紀不張不知守巡者兩
臺與郡縣之轂也。轂不轂難稱良車觀不觀
察不察難稱司憲。臣謂宜超遷清品以使之
勸。又重懲污濁者以祛其垢。庶幾海宇一清
不然今日堯舜在上不能化而入也。臣又惟
中間亦有豪傑賢哲。但隨方就圓不肯拂情
不肯立異。遂站脚不定。臣言未必有濟。然以

此言呼醒世間大夢。得一洗坌埃。未必于世無補也。臣因論遼餉。而及虛糧觀察二事。臣老且憊。時時薜蘿在念。寧復知有忌諱事。報國日短。憂世心長。嗟乎。知我者。謂我心。憂。臣亦憂。民之憂而已。

天啓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這所奏有關國計民隱。着該部集議具覆。

敬陳愚悃疏

刑部侍郎

先是南臺御史王允成疏內有臣與僉都御史王德完微有參商臣向德完曰兩禿夫名乎官乎名與官臣方慚媿不暇此無異兩村農攜手邑城邑人唆之訟至對簿茫無以應也德完屢疏乞歸臣過語曰

主上隆恩羣臣推轂出固難處亦不易且

光宗皇帝大事俄邇非臣子言歸時德完不以臣言爲不然臣又語曰我年力已過自度已

審束裝弛擔，卽有來舟作歸舟之誓，里中姻
婭所時聞，亦德完所聞也。今南道御史趙應
期語云：德完如去，臣亦必去。臣業具疏上聞，
數有止臣言者，臣遂止。今臺臣李良棟又言
及矣。據兩臣言，是臣去，畱在德完，不在臣，如
孤舟飄泊，隨風行止。此語旣未知臣，亦非所
以知德完也。臣年長，德完數歲，形容摧殘，迂
腐自安，德完才學力量，百倍于臣，方出山，正
宜期之作世津梁，動輒以一去，與腐臣衰臣

竝提亦非所以成德完也。易曰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兩人原不自失。或去或不去。總之惟義所在。不必爲兩臣過計也。人生墮地各畱一影。暫寄人間。甲不問乙。乙不問丙。流行坎止。原有定數。形骸爾我自障障人。臣之所恥。亦臣之所懼也。昔有語都人士各分畛域。相靡相刃者。臣語之曰。天下神器不可執也。執之者非也。空中花果。無蒂自落。俯仰疇昔。眞成夢幻。今無端又借兩臣提

唱此必有交構其間。臺臣爲其所惑也。臣嘗語諸臣曰。識時務者是在俊傑。

今上冲年。寇在門庭。惟有同心共濟。以毗一人。以濟蒼生。倘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夫

陛下用臣。與父母育臣。固相期以爲忠。臣爲孝子。若不在朝。扶元氣。培善類。救萬民。鬼神亦陰殛之。以言救黨。是抱薪救火也。以身植黨。是披襟受矢也。黨人與黨于人者。皆不自愛。

其身也。臣自入朝了公事外，言臣卽素相慕
向者，一刺外絕未嘗過而問焉。世途嶮巖，風
波無味，卽簡懶非過。若如四十年前，三三兩
兩，口若馳鑊，心若懷詛盟。臣自少恥之，通
籍四十五年來，諸所爭事，竝無臣名。豈老不
知痛癢，生活至此。臣以此言上聞，蓋欲使天
下曉然，知世間自有無偏無黨之路。立朝自
有公平正大之體。今日何日，今時何時，共圖
禦侮，固我門庭。是所以報君父者。若從屋裏

起戈矛、非純臣事、應期以晚業、期臣其意良厚、不知古人出而有爲、迫而後應、非有心求可求成也、三十年前、臣尚能驅馳以効一臂、少旣蹉跎、老亦何爲、仰思千古、逐客流人、賜環有可紀述者、自歐陽修、范仲淹、王守仁外、卽賈誼、汲黯、鄒浩、胡銓、長沙、淮陽、田州、瓊海、歸、惟史書其間、關狀而已、豈其膏華竭于暮年耶、抑長駕促于短馭耶、臣惟有全歸一路、白心馴行、以報清時、以謝知己、舍周道而別

求波斯舍平淡而别逞雄奇。必非素位。臣萬
歿不能。良棟與臣未面。閱仕籍合州人也。合
州鄒智桑梓之邦。其人雖往。其風猶存。記臣
往典司封郎時。曾題鄒智宜贈與謚。竝不以
官爲輕重者。大學士陳于陞。過而稽首曰。此
我鄉先輩。重勞存念。我輩且愧且感。今輔臣
何宗彥爲之請謚。先輩流風。今可想見。先輩
眼孔高。胸襟大。相信相期。在名相區域之外。
臣欲歸也。以老以病。夙存于心。臣去非潔身。

留非干進、宵燭末光、獨往獨來、決不用人爲
行止、良棟可信、臣言矣、臣請得竟言之、南都
流傳、與言臣誤聽、想只爲會議李三才一事、
當日情形、六卿臺省具在、一一可問、臣未曾
強言三才必欲用、德完亦未嘗言三才必不
當用、但云山海關可用、若入中朝、我亦不肯
當日言止如是、何同何異、何參何商、定者自
定、波者自波、臣虛舟視之矣、不謂今日溢言、
勞臺臣卜度至此、臣愚謂今日人臣當自愛

其身自愛其身、而後能以天下之身爲身、以天下身爲身、則宗社安危、萬方愁苦、可驚可懼、可哀可憐、方被髮纓冠不暇、寧暇爲人言所惑哉、臣疏欲上月餘而止、茲不得不言者、恐蔓延日衆、人國無補、臣故敢瀝衷以告、亦欲與同心共知共繇之而已、

天啓元年八月十三日奉

聖旨朝廷簡用老成正欲同心共濟這所奏具見公忠維世之意御史昨奏已有旨了

直陳黔省夷情疏 刑部侍郎

頃者

公此一疏
爲黔籌畫
盡矣非於
深林密箐
中盱衡日
久不能如
是透切

皇上初登寶極，綢繆東事，宵旰良苦，而邇又以黔事告者曰：苗不治，禍將日深。臣竊謂患不盡在苗也。爲道路梗者，苗止十之三。而播弄可恨者，蓋有數端。請熟數

陛下前。其一曰：馬戶店戶。凡自楚入黔者，道必繇沅州、晃州、清浪、平溪、鎮遠而上，自滇、問、楚者，必繇平夷、亦資、孔、普安、州、安南、新興而下。

輜重若干馬戶店戶盡在阿堵中客未起程線索先通矣如北直店家者然節節布置人人聯絡客與遊宦未有能出其彀中者出而劫于道則有浙江江西四川湖廣流寓久而不歸及市魚鹽瓜果爲生者多攬入其中久之化而爲苗苗倚之爲命諸弄兵徂詐多出其手又諸紅兵哨兵陽屬招募陰爲苗導所劫客貨紅兵哨兵私而分焉哨官亦有貓鼠同行者可恨也今欲處此令道路無虞臣謂

不必用兵。蓋苗之性如走鹿然。東西徙倚。不可方物。大兵之集。其風必遠。彼偵兵來。楚粵滇蜀。深山大壑。便足藏身。草衣木葉。便足蓋頭。洞猿巖鼠。便足充饑。大兵不能久持。一退彼復至矣。如箒掃竹陰。箒去陰存。此惟在處置得宜。服其心得其情耳。不服其心。不得其情。年年稱兵。迄無了期。道路所憂者。不過鎮遠。偏橋。興隆。清平。楊老。平越。新添。龍里。六衛。六衛中苗出入。不過秤鈞坡。孫家墳。楊柳衝。

破的語

東坡相見坡、觀音坡、界牌、撫化衝、平蠻哨、老軍關、石坡坡、長衝、母猪洞、水橋、數十處、上官不知、各衛官未有不知苗之寨、諸縉紳武弁家、多置佃焉。與之刻木爲信、數年不爽。豈有能奴使之信成之而不能治之耶。臣愚謂不必另設將官。宜以清浪新添兩叅將、都清鎮遠兩守備、于六衛互相巡視。選各衛精壯驍勇、屢立戰功、如廕襲指揮戴應龍者其人、與各衛官相叅而用。計時瓜代、朔望令馬戶店

戶各遍執結查比，有事者輕則罰，重則戮，若是得其要領矣。又令諸官於各險隘出入處，每處建敵臺一座，彼敵臺與北邊不同，一臺費百金，卽稱金湯，蓋其灰與石價廉，而工省也。又令有才者買紅白布，弁襍繪入壘，宣示國家大威。

聖皇不殺之恩，然後設苗總甲以總苗事，又於其出入孔道，責令熟苗聚屋而處，如保甲然。又闢地與之市，凡三日一市，令各土官如獨

竹官張虛
每徵兵徵
心 頁萬人一

山如平州如爛土如豐寧如凱里司如樂平
如平代如平定吳王二司等各畫界而治其
地有犯者問諸土司土司法視漢更嚴如是
處置再不寧靜用兵未晚也語寢兵之說于
黔之總兵總兵不然問之叅將叅將不然問
之遊擊守備遊擊守備不然其不然者欲興
大兵一以緩失事之誅一以飽家丁之腹一
以徵報功之賞其心如火之始燃欲撲滅之
不能也故多不然也不知諸苗出入劫掠條

聚倏散。乍多乍寡。亦無紀律。亦無車馬。所恃不過綿被一牀。毒弩一張。豈倏虜比。有好將官。用心料理。不煩當事血指。小小瘡疥。抓搔之而已。地止數百里。上自總兵。下至守備。擁材官及衛官數百餘人。食朝廷無數錢糧。犬馬尚思報主。動輒以兵事聞。總緣朝廷三尺。久已凌替。將官失事。未有蒙誅戮者。倘有法無赦。彼自將凜凜畏法。不暇爲偷生計。大都言興兵者。非良將也。語云。兵不祥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寧可以萬不得已之心，行一不得已之役。二三十年間，如播州、如皮林、如路苗，如諸老苗、郭子章、張鶴鳴，手提一劍，力掃撓槍，爲地方久遠計，屈指黔不得休息者，蓋數十年。斗米千錢，今聞其地荒疫薦臻，大兵之後，必有荒年，良不欺我譬之病人。旣久尪羸，又復針灸，萬無生理。臣嘗以此言于尚書張鶴鳴，鶴鳴曰：六衛可，如兩江、播州、紅苗，不用兵不可。臣謂紅苗責成思石道，鎮遠府施秉。

縣可撫則撫，可勦則勦。此道府縣之責。播州責成。辰州宣慰彭元錦，蓋元錦欲藉之以固門戶，故佯爲不知。鄰楚者責楚，近蜀者責蜀，近貴者責貴。三省時而夾攻，時而獨攻。臨期斟酌，不然，我殺愈多，彼恨愈深，殺機一動，勢必蔓延。有開闢卽有此苗，有此苗卽有此跳梁。語云：東方之夷，原有九種，不知九種之外，更幾九種。此皆天地卯育，能盡血洗之乎？不能血洗，則無如以生之道殺之也。生之道。

在威諭之恩撫之令彼深耕易耨彼雖冥頑未始無性命之憂家室之戀果未馴服用兵何難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見高千古真得御夷之道往者播茵之禍亦好大喜功者挑之入其疆滿載而歸不遂者遂惡語流傳上官爲其所誤令彼疑而作亂兵連禍結今雖開疆闢土然元氣中國先受傷矣雨露霜雪並行不悖

陛下應天時行之弘仁也。人臣事君有有功之功。有無功之功。無功之功。其澤彌遠。其味更長。天下貧苦。故極未有如黔之貧苦。四面皆山。刀耕火種。所收幾何。協濟幾何。協濟應手。幾何。士與民交苦。而官其地者。卽大吏且難之。入其地。人人蹙額。故樞臣郭子章備極苦心。先後撫臣皆言其一腔熱血爲夜卽竭盡。近尚書張鶴鳴談之甚悉。讀其誅文。可泣千古。蓋其苦處真處。有他人不知。鶴鳴知之。鶴

鳴與子章未面。獨稱其勞苦功高。何心哉。蓋
 亦身臨苦境。難境而知任事之難也。真大臣
 之用心矣。子章勞臣也。功臣也。與其使他日
 入其境。讀其書。摩其壘。問當時與安。齒歎血
 爲盟處。播狀撫髀。興弔古之思。不若使臣今
 日盱衡。一紓勞臣之憤。恩典在國家。公論在
 人心。臣不敢必。臣不得不一言以壯任事者
 心。臣熟知黔事。叢棘深菁。半臣足跡。若逢多
 事之際。能以言省一事。卽是一事。不一言上

紆當宁焦勞。下解地方疾苦。是昔年埃罪無
一矢一鏃之勞。今視其肝腦塗地。眞所謂一
度桑乾。忘却并州。臣義所不安矣。至謂若不
用兵。黔將來非國家有。臣謂千年萬年。黔在
明朝掌握中。蓋其地楚蜀粵滇。七通八達。稍
一垂鞭。河山生色。何憂乎有苗哉。臣敢以身
爲質。臣又有說焉。今人人言兵。人人言徵兵。
兵日增。餉將何處。問之民間。刮盡無餘。且日
說屯田。是曰角屯田耳。頃御史左光斗言天

津、通判盧觀象開水田數百頃。臣聞之喜。及盧觀象見臣，談之鑿鑿有據。向叅議吳撫謙言之再三，如是真可見之行矣。得若臣十餘人，令之專職理農，如古富民侯。治粟使者然，開過田若干頃者，陞俸一級。京畿薊遼、多河開之地，今其時矣。昔徐貞明初言水田，乙酉丙戌，一旦行之，以人言止。今都門有市草薦者，三、四十年前，目不覩此物。非卽水田之利耶。臣覩之心開目明，謂西北從此富饒矣。

漕粟從此可減矣。燕都靈長之慶可卜矣。水田深岸叢溝。戎馬不得馳郊矣。諸臣何憚不早計之也。當時所以止者。蓋緣以官開民恐。其土地屬之官。今以法教民開屬之民。萬無不樂從之理。戶部尚書汪應蛟素矢忠猷。目覩天津事。恐于議遼餉。開水田二事。入朝報國。不作第二義也。臣拭目俟之。臣西江人。地方皆力本治農。儉嗇爲生。臣在山數十年。亦率僮僕入深山。力田爲事。故不覺言之有味。

辨忠介公奏疏

望諸臣以理家念爲天下念。臣退居耕鑿亦
有餘榮。臣若心熱腸不能已已。惟

陛下勅當事諸臣留意。不用臣言。他日必有思
臣言者。頃

陛下有幹實事無事空言之旨。臣言正實事。惟
陛下裁擇。

天啓元年九月二十日奉

聖旨這本說黔省夷情甚悉。該部確議具覆。